

## 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

吴冰冰

**内容提要：**美国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从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到2013年6月直接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是第一个阶段。美国与叙利亚的“再接触”政策因叙利亚危机的爆发而终止，奥巴马于2011年8月明确表示叙利亚总统必须下台。美国与俄罗斯围绕叙利亚出现外交上的对立，美国通过中情局逐渐加大对叙利亚自由军的支持力度。从2013年8月化武危机到2016年阿勒颇之战是第二个阶段。叙利亚化武危机的和平解决为美俄在叙利亚合作开启大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254号决议作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纲领性国际文件。随着极端主义武装在叙利亚的扩张，美国开始支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并从2015年11月在叙利亚部署地面部队。2017年以来是第三个阶段。美国借打击极端组织之机，在叙利亚建立起军事基地的网络，并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与俄罗斯划分势力范围。美、俄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决定了叙利亚处于难以打破的僵局，这一局面严重制约了叙利亚危机政治结局的前景。

**关键词：**叙利亚 美国 俄罗斯 库尔德

2011年爆发的叙利亚危机延续至今已进入第8年。在叙利亚危机中，美国要处理三个层面的关系：在叙利亚内战中，形成了政府军、反对派武装和极端主义武装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支持反对派武装作为可靠的地面盟友，既反对政府军、也打击极端主义武装；在地区层面，美国要协调其对伊朗、土耳其、沙特和以色列等国的政策；在大国关系层面，美国在叙利亚与俄罗斯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和对立。美国在参与叙利亚政治进程的同时，其军事介入的程度也在不断加

吴冰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深,直至在叙利亚建立起美军军事基地的网络。尽管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254号决议作为叙利亚危机政治解决的纲领性文件,但随着美、俄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分别部署军事力量,叙利亚出现难以打破的僵局,政治解决进程前景堪忧。

## 一、从“再接触”到军援反对派

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反映出其总体外交理念。奥巴马外交政策的一个观点是,美国传统上过度关注中东,但在任何情况下,就算美国全力以赴也不能改善该地区的状况,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使该地区更糟。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另一个突出观点是,“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国传统上过快地谋求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而这些问题既不代表美国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也不会因导弹打击而得到改善。”<sup>1</sup>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过度关注及过度依赖军事手段,都是奥巴马要努力修正的。

**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减少投入的同时保持并扩大影响力。**

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减少投入的同时保持并扩大影响力。奥巴马上台伊始,不论是修复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努力推进伊朗核问题谈判,还是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和从伊拉克撤军,其目的都是要减少在中东地区的总体投入。但投入的减少并不意味着要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支配性主导地位。通过与伊朗的接触,美国可以发展与长期对手的关系并因此获得新的影响力,同时迫使沙特、以色列等传统盟友不得不加大对美国的依赖,尽管这也必然会引起后者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奥巴马政府对2010年12月开始爆发的中东变局以及叙利亚危机的政策,也都是在这一外交政策的大框架下设计和实施的。

从2009年开始,奥巴马政府在“再接触”(reengagement)的政策指导下与叙利亚恢复关系,2010年中东变局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从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到2013年6月美国决定直接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是奥巴马政府处理叙利亚危机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与俄罗斯围绕叙利亚危机在政治和外交上相互对立;同时,随着叙利亚国内出现政府军、反对派武装和伊斯兰主义武装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逐渐加大对反对派武装的支持力度。

1944年美国与叙利亚建立外交关系,1967年至1974年双方曾一度断交。1979年之后,叙利亚就一直在美国“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1990年至2001年双方曾有过比较密切的合作,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又再度趋紧,美国指责叙利亚纵容武装分子从叙利亚一侧进入伊拉克。2005年的哈里里遇刺事件加剧了美国与叙利亚关系的紧张。2000年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之后,要求叙

1 Jeffer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April 7, 2017, in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4/the-obama-doctrine-rip/522276/>

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2004年9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的1559号决议。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q Hariri)一直保持着与沙特的密切关系,成为黎巴嫩国内反叙利亚阵营的核心代表。2005年2月14日,哈里里遭到炸弹袭击身亡。美国于2月16日召回驻叙利亚大使玛格丽特·斯科比(Margaret Scobey)以示不满。4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595号决议,对哈里里遇刺事件展开调查,调查的矛头指向叙利亚军情部门和黎巴嫩真主党。迫于巨大的国际压力,叙利亚被迫于4月30日从黎巴嫩全部撤军。由于叙利亚与伊朗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对于叙利亚有两种政策取向:拉拢叙利亚脱离伊朗的影响,如叙利亚拒绝拉拢则对其进行打压乃至谋求政权更迭。2006年,美国“伊拉克研究小组”(Iraq Study Group)提出与伊朗和叙利亚进行接触的建议;2007年,小布什政府明确拒绝了与叙利亚接触的建议。

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开始推动与叙利亚的“再接触”。2010年2月16日,奥巴马提名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为驻叙利亚大使;次日,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坦(William Burns)访问大马士革。2月24日,国务卿希拉里表示,叙利亚必须摆脱其与伊朗的关系;25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与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举行会面。很明显,叙利亚依然试图保持在伊朗、真主党与美国、以色列之间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2010年底,美国和叙利亚举行了秘密会谈。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称:“叙利亚准备好远离伊朗,降低与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关系,并与美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sup>1</sup>在美国政府斡旋人弗里德里克·C·霍夫(Frederic C. Hof)的努力下,以色列与叙利亚在2010年也举行了秘密会谈。以色列准备退出戈兰高地,以换取叙利亚切断与伊朗、真主党和哈马斯的关系。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以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沙皮罗(Dan Shapiro)和丹尼斯·罗斯都了解谈判的情况。叙利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外长穆阿里姆(Moallem)。但有关谈判在2011年1月因为中东变局的爆发而终止。<sup>2</sup>

2011年3月,随着游行示威的出现,叙利亚也受到中东变局的冲击。4月之后,游行示威的规模日益扩大,希拉里·克林顿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她严厉批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6月,在伊德利卜省的吉斯尔·舒古尔镇(Jisr al-Shughur)开始出现反对派与政府军的武装冲突;7月,叙利亚叛逃军官组织“叙利亚自由军临时军事委员会”(Temporary Military Council of Free Syrian Army)。以这两个事件为标志,叙利亚危机从和平示威转入武装冲突。基于对中

1 DPA, "U.S. in Secret Talks with Syria over Peace Accord with Israel," *Haaretz*, Jan 1, 2011, <https://www.haaretz.com/1.5102131>

2 Daniel Pipes, "Netanyahu Again Offers the Golan Heights to Syria," *Middle East Forum*, Oct 14, 2012, <http://www.danielpipes.org/blog/2012/10/netanyahu-again-offers-the-golan-heights-to-syria>

东变局中利比亚、埃及等国局势发展的经验以及叙利亚局势的演变，奥巴马政府作出判断，认为叙利亚政府不可能成功应对危机，因而必然垮台。2011年8月18日，奥巴马发表讲话，明确表示“为了叙利亚人民，阿萨德总统离开的时间已经到了。”但同时，他也表示：“美国不能也不会将这一转型强加给叙利亚。应由叙利亚人民选择他们的领导人”。<sup>1</sup>

美国态度的变化也促使土耳其、沙特、卡塔尔等地区国家转向与叙利亚政府对抗。2011年8月23日，叙利亚反对派“全国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 SNC)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宣布成立；11月，沙特等国推动阿盟撤销叙利亚的席位。正如许多对奥巴马叙利亚政策持批评立场的人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奥巴马公开表示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另一方面，基于不愿大规模出动地面部队、不愿推动政权更迭的考量，奥巴马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来达成这一政策目标。在这一点上，奥巴马与国务卿希拉里是有分歧的。希拉里“将骚乱视为一个机遇，可以将叙利亚与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影响力脱钩。”美国驻叙利亚大使鼓励那些要求民主的示威者。希拉里和其他高级顾问要求奥巴马增加对温和世俗的叙利亚反对派组织的援助，并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以阻止阿萨德政权的空军打击平民。但是奥巴马拒绝了这一建议。<sup>2</sup>

2012年初，叙利亚危机转入全面内战。2012年，在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下，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斯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还曾协助中情局从利比亚班加西向叙利亚运送援助。2月4日，西方国家第二次提出涉叙决议案在联合国安理会遭到否决，美国与法国联合推动举行“叙利亚之友”大会。第一次大会于2月24日在突尼斯举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亲自出席。6月30日，叙利亚问题“行动小组”外长会议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外长、联合国和阿盟秘书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以及土耳其、卡塔尔、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国外长出席了会议，会议没有邀请叙利亚政府参加。2012年2月23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被任命为联合国和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但是其斡旋努力并没有得到美国、欧洲及沙特、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地区国家的支持，7月安南承认斡旋失败，并于8月2日宣布辞职。安南辞职之前的7月19日，中、俄第三次在联合国否决了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草案。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大量的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开始在叙利亚出现。2011年8月，作为“伊拉克基地组织”分支的“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

---

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Obama: "The future of Syria must be determined by its people, but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 is standing in their way." The White House, August 18, 2011,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1/08/18/president-obama-future-syria-must-be-determined-its-people-president-bashar-al-assad>

2 Oren Dorell, "Clinton's Record at State Department during Middle East Chaos," *USA Today*, July 27, 2016,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6/07/27/fact-check-clintons-record-state-department-during-middle-east-chaos/87582276/>

也进入叙利亚。出于对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担心，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对叙利亚危机的政策，决定加大对美国认定的温和世俗武装组织的支持，核心是“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 FSA)。2012年8月，有报道称奥巴马已经批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叙利亚自由军及温和世俗反对派组织的援助。由于奥巴马不愿直接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所以援助仅限于非致命性装备，如通讯器材等。<sup>1</sup> 叙利亚反对派和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在叙利亚同时并行发展。在叙利亚反对派方面，2012年11月，反对派政治势力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议，于11月11日宣布成立“叙利亚革命力量和反对派全国联盟”(The National Coalition of Syrian Revolution and Opposition Forces)，简称叙利亚“全国联盟”(National Coalition)；12月7日，反对派武装领导人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高级联合军事指挥委员会”(Higher Joint Military Command Council)。在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方面，2012年9月和12月，先后成立了“叙利亚伊斯兰解放阵线”(Syrian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SILF)和萨拉菲主义的“叙利亚伊斯兰阵线”(Syrian Islamic Front, SIF)。2012年12月，美国将“努斯拉阵线”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2013年3月，包括“努斯拉阵线”、沙姆自由人和叙利亚自由军在内的反政府武装联合攻占了叙利亚东北部的拉卡市，这是反对派武装攻占的第一个省会城市。伊斯兰主义武装的势力日益扩大，而美国所认定的温和世俗反对派的势力并不能在叙利亚危机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再次调整对叙利亚的政策，决定武装叙利亚反对派。从2013年6月开始，中情局开始正式武装以叙利亚自由军为代表的反对派武装，援助项目包括提供轻武器、军事训练、军饷及部分陶式反坦克导弹等。这一项目到2017年7月19日被特朗普政府正式停止。

## 二、从化武危机到阿勒颇之战

从2013年8月叙利亚化武危机到2016年阿勒颇之战是奥巴马政府处理叙利亚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叙利亚化武危机的和平解决，为美俄之间从对立转为默契打开大门，并最终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254号决议，成为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纲领性国际文件；针对极端主义组织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扩大，美国开始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并从空中打击发展到派遣地面部队，美军在叙利亚的主要地面盟友，也相应地从叙利亚自由军转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2012年7月23日，叙利亚外交部首次公开承认叙利亚拥有化学武器。8月20日，奥巴马表示：“我们已经清楚地向阿萨德政权以及地面上的其他参与方表明，

---

<sup>1</sup> EliseLabott, "Obama authorized covered support for Syrian rebels," CNN, August 2, 2012, <https://edition.cnn.com/2012/08/01/us/syria-rebels-us-aid/index.html>

我们的红线就是在我们看到大批化学武器移动或使用的时候。”<sup>1</sup> 12月23日，在叙利亚霍姆斯省第一次出现了有关使用化学武器攻击的报道；2013年3月19日，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附近再次出现了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

2013年8月21日，叙利亚反对派称叙利亚政府军在大马士革附近的古塔地区使用了化学武器，造成上千人伤亡。8月28日美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叙利亚政府军应对化学武器攻击负责，奥巴马表示他正在考虑对叙利亚政府采取军事打击。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称：“我们的手指已经扣在了扳机上。”<sup>2</sup> 但据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上校的看法，奥巴马并不想采取军事行动，“因为他并没有兴趣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sup>3</sup> 英国对叙利亚化武危机的态度对奥巴马产生了影响。2013年8月29日，英国议会对是否针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进行表决，以285票对272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动武的提议。英国首相卡梅伦虽然仍坚持有必要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但他表示尊重议会的投票结果。美国国内的民意也不支持奥巴马对叙利亚动武。98名共和党众议员和18名民主党众议员共同签署了一封信件，警告叙利亚局势并未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对叙利亚动武应得到国会授权。美国的主流民意不愿再卷入一场中东地区的战争。8月31日，奥巴马表示，他有意对叙利亚发动有限的空中军事打击，但要获得国会授权。<sup>4</sup> 鉴于英国无法参与有关军事行动，法国成为美国唯一的伙伴。

9月6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奥巴马讨论了将叙利亚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管控之下的想法，叙利亚化武危机出现转机。9月9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如果叙利亚交出全部化学武器，美国可以改变军事打击的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随即向叙利亚提出交出全部化学武器的倡议；次日，叙方表示接受俄罗斯的倡议。经过谈判，美国与俄罗斯于9月14日达成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框架。9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的2118号决议。叙利亚化武危机的和平解决，一方面表明奥巴马政府不愿卷入中东地区一场新的战争，另一方面也是美国与伊朗改善关系的需要。2013年9月26日，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27日，奥巴马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不愿即将产生突破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因为叙利亚化武危机受到影响。美、俄联手解决叙利亚化武危机，开启了双方在叙利亚的默契

---

1 CNN, "Obama Warns Syria not to Cross 'Red Line'," CNN, August 21, 2012, <https://edition.cnn.com/2012/08/20/world/meast/syria-unrest/index.html>

2 Patrice Taddonio, "The President Blinked," in *PBS FRONTLINE*, May 25, 2015, <https://www.pbs.org/wgbh/frontline/article/the-president-blinked-why-obama-changed-course-on-the-red-line-in-syria/>.

3 Ibid.

4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on Syria," The White House,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ugust 31,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8/31/statement-president-syria>.

关系乃至合作。正是在美国与伊朗关系缓和、美国与俄罗斯达成默契的背景下,2014年1月22日召开了第二次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与第一次会议不同,叙利亚政府受邀与会,与反对派全国联盟展开谈判。

在叙利亚,极端主义武装组织的势力依然在发展。2013年4月,“伊拉克基地组织”领导人巴格达迪宣布“伊拉克伊斯兰国”与“努斯拉阵线”合并,更名为“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 ISIS),阿拉伯语缩写为“达伊什”(Daesh)。鉴于“努斯拉阵线”反对合并,巴格达迪于2014年2月3日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并将拉卡作为“达伊什”组织的首都。2014年5月,美国国务院将“努斯拉阵线”单独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与此同时,2013年11月,“叙利亚伊斯兰解放阵线”和“叙利亚伊斯兰阵线”中的一些组织联合成立新的“伊斯兰阵线”(Islamic Front, IF)。2014年6月开始,“达伊什”组织在伊拉克迅猛发展。鉴于伊拉克的严峻局面,美国在6月15日派遣部队到伊拉克。8月初,“达伊什”组织武装接近伊拉克库尔德斯坦;8月5日,美国宣布向伊拉克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Peshmerga)提供武器援助;8日宣布对伊拉克的“达伊什”组织展开空袭。2014年7月4日,美军在叙利亚开展特种行动营救被“达伊什”绑架的外国人质,该行动未获成功。为了对美军在伊拉克针对“达伊什”组织的军事行动实施报复,“达伊什”组织先后于8月19日、9月2日和9月13日斩首了3名外国人质。8月26日,美军开始对叙利亚的“达伊什”组织展开空中侦察;9月22日,美国联合其他一些地区国家在叙利亚展开针对“达伊什”组织的空袭行动。这是美国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的开始。

2012年7月19日,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人民保卫军”(People's Protection Units, YPG)开始控制科巴尼(Kobani)。2014年9月到2015年4月,“达伊什”组织围攻科巴尼。“达伊什”组织对科巴尼的围攻于2014年9月13日开始,占领了科巴尼地区大量的库尔德村庄。2015年1月26日,在美军空袭的掩护下,“人民保卫军”开始收复科巴尼的战斗,并于1月27日完全收复科巴尼市。2015年4月,“达伊什”组织撤出科巴尼的大部分地区。2014年9月27日,美国展开了针对科巴尼地区“达伊什”组织的第一次空袭,这是美军正式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支持的开始。出于对土耳其利益的考虑,美军对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接触持谨慎态度。尽管“达伊什”组织在科巴尼的进攻受挫,但另一个极端主义组织武装“努斯拉阵线”的势力仍在扩展。2015年3月24日,“努斯拉阵线”与多个伊斯兰主义武装组成名为“征服军”(Jaysh al-Fatah)的协调机制。3月28日,以“努斯拉阵线”为首的“征服军”通过几天的战斗占领伊德利卜市,这是2013年占领拉卡市后反对派武装占领的第二个省会城市。

2015年7月,叙利亚政府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为了缓解叙利亚政府的巨大压力,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卡希姆·苏莱曼尼(Qasem Suleimani)在访问莫斯科

期间,向俄罗斯提出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的请求。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伊斯兰主义武装。为了协调双方在叙利亚的行动,美、俄两军设立了军事热线。

科巴尼之战和伊德利卜的陷落,使美国意识到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力量。美国认定,仅支持叙利亚自由军是不够的,如果要在叙利亚找到合适的地面武装,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更为合适的选择。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使得美国更为迫切地需要在叙利亚找到可靠而强有力的地面部队作为伙伴。2015年10月11日,以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军”和“妇女保卫军”(Women's Defense Units, YPJ)为核心组成了“叙利亚民主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DF)。尽管叙利亚民主军包括一部分叙利亚逊尼派和基督教徒的武装,但其中库尔德武装约占总人数的85%。“五角大楼选择这些小的阿拉伯群体在叙利亚民主军的架构下运作,将之视为武器和援助的理想接收方。五角大楼称这些群体为叙利亚阿拉伯联军(Syrian Arab Coalition)”。<sup>1</sup>通过加入阿拉伯因素,可以降低叙利亚民主军的库尔德色彩,从而在非库尔德地区作战过程中减少当地阿拉伯居民的抵触情绪和顾虑。美国也担心库尔德武装不愿意深入非库尔德地区作战,因此在针对“达伊什”组织的军事行动中需要更多的叙利亚阿拉伯人参战。

2015年11月,据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消息,50名美军已经进驻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主要是提供培训并担任军事顾问。30名美军驻扎科巴尼地区,其他美军则进驻叙利亚哈赛克地区。<sup>2</sup>12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确认50人的美军精锐地面部队已经进驻叙利亚。从2012年8月决定对叙利亚自由军提供除致命性武器之外的军事援助,到2013年6月向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武器,都是由中央情报局来执行的。2014年9月22日对“达伊什”组织的空袭,标志着美军的直接介入,其主体是美国国防部及美军。2015年11月,美军对叙利亚的军事介入从空中打击扩展到小规模的地面作战部队。

在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竞争影响力的同时,美国也和俄罗斯合作推进叙利亚的政治进程。

在与俄罗斯在叙利亚竞争影响力的同时,美国也和俄罗斯合作推进叙利亚的政治进程。2015年10月30日,叙利亚问题有关国家外长扩大会议在维也纳举行,伊朗第一次受邀参加。会议形成“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International Syria

1 Aron Lund, "Origins of the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Syria Deeply*, Jan 22, 2016, <https://www.newsdeeply.com/syria/articles/2016/01/22/origins-of-the-syrian-democratic-forces-a-primer>.

2 "U.S. Special Forces Arrived in Syrian Kurdistan to Assist Kurdish Forces," *Ekuord Today*, Nov 27, 2015, <http://ekurd.net/us-forces-kobani-syrian-kurdistans-2015-11-27>.

Support Group, ISSG) 机制<sup>1</sup>, 并就开启联合国主导的叙利亚和平进程基本达成共识。11月14日, 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二次外长会议, 各方就叙利亚政治进程路线图达成共识, 要求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在6个月内通过谈判组建过渡政府, 并在18个月内举行大选。11月20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打击“达伊什”组织的2249号决议。12月18日, 第三次外长会议在纽约举行, 随后联合国安理会就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通过2254号决议, 这个决议成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纲领性国际文件。第三次日内瓦会议于2016年2月1日正式召开, 但由于阿勒颇的军事冲突于2月3日中止。2月12日, 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第四次外长会议在慕尼黑黑达成重要共识, 主张在一周内实现停火。2月22日, 美、俄就叙利亚停火发表联合声明, 两国总统为此通了电话。停火不包括针对“达伊什”组织和联合国认定的恐怖组织的军事行动。27日, 叙利亚实现停火。从3月14日至24日, 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在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的斡旋下, 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阶段的会议。4月13日至4月27日, 第二阶段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原定的第三阶段会议则一直未能举行。

2016年7月, 叙利亚的停火完全破裂, 围绕阿勒颇的战事日益激烈。经过9月12日—17日的短暂停火后, 9月22日叙利亚政府军宣布恢复对阿勒颇地区反政府武装的军事打击。2016年7月, “努斯拉阵线”领导人戈兰尼发表讲话, 决定“努斯拉阵线”更名为“征服叙利亚阵线”(Jabha Fath al-Sham)。在阿勒颇有大约8000名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战斗人员和900名“征服叙利亚阵线”的武装分子。10月20日, 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开始在阿勒颇实施单方面人道主义临时停火, 并开辟8条通道供在阿勒颇的人员撤离, 其中2条供反政府武装向土耳其或伊德利卜省方向撤离。在72小时停火期结束之后, 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于10月22日恢复了在阿勒颇的军事行动。11月4日, 俄罗斯开始在阿勒颇实施第二次人道主义停火。11月15日, 俄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师号航母参与对叙利亚反对派和极端组织的军事打击, 俄罗斯和叙利亚军队也恢复了在阿勒颇的军事行动。12月5日, 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勒颇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草案要求实施为期7天的停火。该草案遭到中、俄联手否决, 这是两国第五次在联合国安理会联手否决涉叙提案。12月13日, 叙利亚政府军经过苦战, 恢复了对阿勒颇东部绝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16日, 俄罗斯国防部正式宣布, 叙利亚政府军已

---

1 2015年10月30日在维也纳召开的叙利亚问题外长会议有15方参加, 包括美、俄、中、英、法等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德国、意大利两个欧洲国家, 伊朗、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埃及、阿联酋等地区国家以及欧盟, 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的机制初步成型。11月14日第二次外长会议召开时, 增加了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三个国家和联合国、阿盟的代表。这两次会议达成的共识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254号决议奠定了基础。此后, 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荷兰、西班牙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应邀加入该机制, 在2016年5月17日的维也纳会议上共有26方参与。在叙利亚国际小组机制的推动下, 在日内瓦启动了叙利亚政府与政治反对派的对话。

经完全解放阿勒颇东部地区。阿勒颇战斗的结束，标志着俄罗斯在叙利亚取得了阶段性的优势。

### 三、打击极端主义组织与叙利亚僵局

2017年1月，特朗普政府上台。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包括四个方面：将伊朗视为主要威胁、巩固地区盟友体系、打击“达伊什”为代表的极端主义组织以及推进巴以和平进程。特朗普将伊朗视为主要威胁，多次表示不愿继续确认伊朗核协议，除非做出大的修改。

在特朗普政府中，许多高级官员出身于军队。从2017年1月27日至7月27日任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高级主任的德莱克·哈维（Derek Harvey）以及国安会负责两伊事务的乔·瑞博恩（Joel Rayburn）和负责海湾事务的迈克尔·贝尔（Michael Bell）都出身军方。哈维和瑞博恩都是彼得雷乌斯亲手提拔的军官，曾经亲身参加了伊拉克战争。他们认为，奥巴马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最终导致美国失去伊拉克；他们也认同短暂担任特朗普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弗林（Michael Flynn）的观点，即伊朗革命卫队在伊拉克的作用是破坏性的。<sup>1</sup> 特朗普的女婿和高级顾问库什纳（Jared Kushner）“强烈支持以色列并为之辩护，即便按照美国的标准也是超常的。他向以色列定居点捐款，他的家庭是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密友”。<sup>2</sup> 库什纳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力量对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产生影响，强化了其视伊朗为主要威胁并力主强化与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地区盟友关系的立场。这使得特朗普有意在叙利亚削弱伊朗及其支持者的影响力。

特朗普也多次表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2017年2月6日，他在美国坦帕中央司令部的军事基地表示，美国将击败“达伊什”组织代表的激进恐怖主义。<sup>3</sup> 正如其政策的批评者所说，特朗普强调在反恐中对军事力量的使用，而没有全方位的打击极端主义的方案。特朗普必须协调压制伊朗与打击恐怖主义的两个目标。在他看来，伊朗不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伙伴，恰恰相反，由于伊朗的什叶派属性，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恰恰是诱发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因此，他确信，要在叙利亚、伊拉克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同时遏制伊朗的影响力。

---

1 Almonitor, "The Colonels Shaping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y," Fortuna's Corner, Feb 9, 2017, <https://fortunacorner.com/2017/02/10/the-colonels-shaping-trumps-middle-east-policy/>.

2 "Up to Probe Kushner's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Middle East Monitor*, Nov 22, 2017,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71122-us-to-probe-kushners-relations-with-israel/>.

3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Coalition Representatives and Senior U.S. Commanders," MacDill Air Force Base, Feb 6,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coalition-representatives-senior-u-s-commanders/>.

2016年底阿勒颇战斗的胜利,使得俄罗斯有意主导推进新的政治进程。12月20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外长商定,在阿斯塔纳启动叙利亚和平进程。2017年1月23至24日,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在阿斯塔纳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反对派武装力量取代了反对派政治势力参与谈判。俄、伊、土三方达成共识,共同推动联合国安理会2254号决议的落实。美国并未积极参与阿斯塔纳进程。2017年2月23日至3月3日,第四次叙利亚问题日内瓦会议召开,阿斯塔纳进程被认为是日内瓦会议的补充。阿斯塔纳进程首先推动叙利亚的停火;在2017年5月4日的第四轮阿斯塔纳会谈中,俄、伊、土三方商定在叙利亚设立四个冲突降级区(Deescalation Zone),分别位于伊德利卜省、霍姆斯省、大马士革以东的古塔地区以及南部的叙利亚—约旦边境地区。

为了防止俄罗斯在叙利亚取得绝对的军事优势,并阻止叙利亚政府军在伊朗的帮助下扩大战果,美国加快了打击“达伊什”组织的步伐。美军派驻叙利亚地面部队的人数在2016年初增加到200人,帮助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的叙利亚民主军;2016年年底,美军增派军队进入叙利亚,驻叙美军总人数达到500人。2016年11月6日,在美国的支持下,叙利亚民主军在拉卡附近的艾因·尔萨(Ayn Issa)宣布展开针对拉卡的军事行动。行动计划是先清除拉卡外围,最后攻占拉卡。从11月6日到11月19日,清除拉卡北侧的战斗基本完成;2016年12月10日至2017年2月3日,清除拉卡西侧的战斗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从2017年2月4日开始,叙利亚民主军通过军事行动,在拉卡东侧切断了拉卡与代尔祖尔的联系,并开启攻取拉卡西侧塔卜卡(Tabqa)大坝的战斗;5月10日,叙利亚民主军宣布完全控制塔卜卡大坝及塔卜卡镇,从而完成了清除拉卡外围的工作。2017年6月6日,攻打拉卡的战斗打响。战斗一直持续到10月17日,整个拉卡被叙利亚民主军攻占。10月20日,叙利亚民主军正式宣布解放拉卡。此后,叙利亚民主军沿幼发拉底河左岸南下,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控制区域。

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支持使土耳其感受到威胁。2015年12月,库尔德武装越过幼发拉底河;2016年8月12日,叙利亚民主军攻占幼发拉底河右岸的曼比季(Manbij),随后又发动了针对巴卜(al-Bab)地区的军事行动。2016年1月6日,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和总参谋长胡鲁希·阿卡尔(Hulusi Akar)向来访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表达了对库尔德问题的担忧。<sup>1</sup>8月24日,土耳其发动“幼发拉底盾牌”行动,派遣军队越过边境进入叙利亚,攻占杰拉布鲁斯(Jarablus),控制了从幼发拉底河西岸到阿扎兹(Azaz)之间的叙土边境地区,并驱逐了叙利亚民主军的部队。在土叙边界叙利亚一侧宽度为25公里左右的地区内,土耳其建立起事实上的安全区。2017年4月,美军进入曼比季,以阻

---

1 Sputnik, "Turkey Warns U.S. of Kurds' Attempts to Create 'Corridor' in Syria," Jan 7, 2016, <https://sputniknews.com/middleeast/201601071032801014-turkey-kurdish-corridor/>.

止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生直接冲突。在叙利亚西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阿夫林(Afrin)地区,2012年叙利亚政府军撤出之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进驻。2018年1月20日,在部分叙利亚自由军的配合下,土耳其军队发动了针对阿夫林的“橄榄枝行动”,意在清除该地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3月18日,土耳其军队完全控制了阿夫林。为了平衡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和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美国对土耳其的两次军事行动都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美国已经在叙利亚建立起军事基地的网络。2017年7月18日,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公布了一张地图,标注了美军在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的10处军事基地。早在2015年10月,美军就开始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设立军事基地。在哈赛克东北的鲁迈兰(Rmeilan)地区,美军于2015年10月设立了一个空军基地;2016年3月,美军在科巴尼以南的哈拉卜·伊斯科(Harablsk)设立了另一个空军基地。这两个空军基地负责运输美军运送给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援助。此外,美军还在叙利亚北部其他八个地点部署了军事力量,包括哈赛克、拉卡和曼比季。<sup>1</sup> 根据俄罗斯媒体2018年3月的报道,美军在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基地已经多达20个。2016年初,美军还在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交界处的坦夫(al-Tanf)地区设立了一个军事基地。除美军外,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叙利亚拥有军事基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设有海军基地,在拉塔基亚的赫梅米姆(Khmeimim)设有空军基地。法国在科巴尼南部的米斯塔努尔(Mistanur)设有军事基地;英国在坦夫地区设有一处军事基地。据称,伊朗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设有伊朗革命卫队总部,在阿勒颇的艾赞(Azzan)山区设有军事基地;土耳其也在其控制的安全区建设军事基地。<sup>2</sup>

随着数量众多的军事基地的设立,美军在叙利亚的人数也迅速攀升。2017年12月9日,美国国防部明确表示,美军在叙利亚的人数已经达到2000人。随着美军在叙利亚介入规模的扩大,美国对叙利亚政府的态度也趋于强硬,有意通过直接军事行动对其进行打压。2017年,美军针对叙利亚政府军的军事目标首次采取军事打击行动。2017年4月7日,美国借口在汗·谢浑(Khan Shaykhun)的化武攻击,向叙利亚政府军的谢伊拉特(Shayrat)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导弹。5月18日,美军在坦夫地区附近空袭了亲叙利亚政府民兵武装的车队。6月8日和20日,美军在坦夫附近两次击落据称属于伊朗的无人机。6月18日,美军在塔卜卡附近击落一架叙利亚政府军的苏-22战机。

针对俄、伊、土三国主导的停火与冲突降级区的设立,美国也针锋相对地宣布将其控制的坦夫地区设立为“去冲突区”(deconfliction zone),以区别于叙利

1 Global Security, "U.S. Bases in Syria," i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facility/syria.htm>.

2 MEMRI, "Locations of Foreign Military Bases in Syria," Special Dispatch No. 6849, March 29, 2017, <https://www.memri.org/reports/al-sharq-al-awsat-report-specifies-locations-foreign-military-bases-syria-says-syria-turning>.

亚西南与约旦、以色列交界处的冲突降级区。2018年2月19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瓦尔代中东论坛上明确要求美方关闭在坦夫地区单方面设立的“去冲突区”。2018年1月30日，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在俄罗斯索契举行。俄罗斯意在召集叙利亚各方推动制订叙利亚新宪法。但由于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的缺席，俄罗斯的努力效果不明显。

美、俄在叙利亚的驻军使得叙利亚出现了很难打破的僵局。俄罗斯2015年9月30日开始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叙利亚政府不可能被推翻；而美国2015年11月开始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也保证了反政府武装无法被彻底消灭。美、俄双方大体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及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势力范围。美军在幼发拉底河以东支持库尔德民主军的行动，最初的考量是在叙利亚“不能输”，即不能让俄罗斯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随着2017年10月拉卡之战的结束，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在幼发拉底河以东获得了稳固的生存空间，美国有意整合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东北部的逊尼派阿拉伯部落势力，在军事和政治上与叙利亚政府相抗衡，并压制伊朗的影响力。在这一僵局的背景下，叙利亚政治进程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美、俄在叙利亚的驻军使得叙利亚出现了很难打破的僵局。在这一僵局的背景下，叙利亚政治进程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